

有念想的人

王军
著

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念想的人 / 王军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5155-1130-6

I. ①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7637 号

有念想的人

作 者 王 军

责任编辑 柯 湘

文字编辑 彭洪清
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0千字

插 页 14
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奥伟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130-6

定 价 5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

邮 编 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64215770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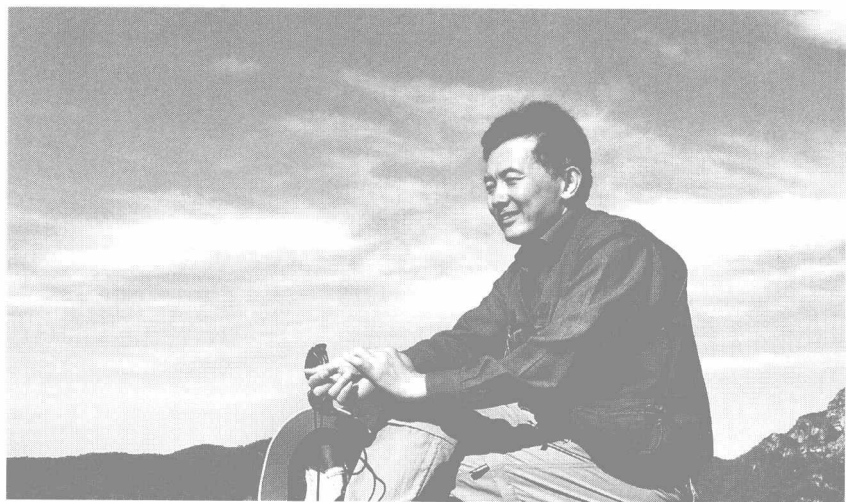
庄子有曰：

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

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无论选择何种人生，
追求何种境界，都要在心灵深处留一片净土，

清风朗朗，松间明月，

诗意栖居。



卧者有域 行者无疆

王军，动荡年代下乡务农，改革开放初期进厂务工。198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，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。曾在湖北省蒲圻县人民检察院、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。著有纪实作品《援疆纪事》，出版诗集《诗意的栖居》。

序之续

2008年爸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——《诗意的栖居》，很荣幸，我应邀为诗集做了序。时间一晃已过去了五年，在这五年中，我的学习、生活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想说的实在很多，但是想来想去，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是我最想表达的，它是我几年之后再回首最有可能依然存在的。爸爸的诗集是一个属于他的作品。有作品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，因为它是一段时间辛勤劳动的成果。其实一个人的房产、官职、社会地位等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“作品”，看到这些，就好像看到这个人的经历、实力和努力。所以也难怪大家容易就一个人的这些“作品”去评判一个人，因为毕竟没有那些经历、实力和努力，就没有作品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不是所有人都有显而易见的“作品”的。其实大多数人是没有的。他们并不特别有钱，或者事业特别出众，或者创造过实体的可以传世的作品出来，但是他们当中好多人不容小视。要说对人生的理解，处事和生存的智慧，你越是和他们接触，越是觉得，相比于他们做到的这些，做一个所谓的“作品”真的太简单了。其实，我脑中想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妈妈。当然了，她在事业上取得

的成绩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做到的，但是她给我的震撼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。越是了解，越觉得她所具有的人生智慧我还远远没有学到，她以智慧之心默默地为事业、为家庭，为我和爸爸做着无私的奉献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不知道爸爸同不同意，我觉得这本诗集，作为一个作品，其实包含了不止他一个人的努力。我想衷心地祝贺爸爸又有了一个新作品，但同时，如果我是我爸爸，我就把这本诗集献给我妈妈：你虽然没有作品，但是你的牛，不是一部作品能概括的。

爸爸的这本诗集延续了第一本诗集的风格，可以视为第一本诗集的续版。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视为为爸爸第一本诗集所作序的续版。就当做序之续吧！

王澜

2013年11月于美国哈佛大学

行吟法律的浪漫骑士

今年国庆节期间，我以一个徒步者的身份第一次进入西藏。

在林芝地区沿着著名的川藏线 318 国道徒步。一路上我见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：有跋涉数千公里的骑行者，有如云水僧般独自骑行三年多的青年旅人，亦有几步一拜磕长头前往拉萨的朝圣者，我还与一位拄着拐杖的独脚背包客有过短暂的交流。

头顶是蓝天白云，右侧是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，左边是悬崖峭壁，抬起头来，眼前美丽的景色有如天堂。然而，我的脚下却是几十公里泥泞不堪的“烂路”，疾驰而过的越野车溅起的泥水，往往瞬间覆盖我冲锋衣裤的背面，这看上去有地狱之感。

我徒步在这 30 公里漫长难行的路段，大脑在天堂和地狱之间陷于沉思，这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赶路的人，各自都在默默行进，他们到底是在寻找什么。

人的一生，都是在走一条永远都不能回头的路。路上的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，是每一个人的自我体验，别人

是代替不了的。正如我所遇到的在漫长艰苦路途上为着不同目的赶路的这群人，在外人看来，可能有些不可理喻，但他们自己的内心却极有可能是快乐和满足的。

西藏徒步之旅让我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。

王军要把他近年来的诗作编成一本诗集出版，一天他到我办公室特意嘱我为这本诗集写一段文字。我因为和他同在一个机关大院工作，又是经常在一起户外徒步的驴友，相互之间太熟悉，反而觉得无话可说。此外，写诗不是我的强项，故而对他的诗集进行评论，显然不适合我，迟迟无法动笔。王军既然不找名家写前言和序，而嘱我率意而写，我觉得他是信任我的，还是勉力而为吧。

诗人王军是一个特别透彻的人、特别透明的人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语言是犀利的，干脆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从不遮遮掩掩。但是，你看到他的目光是柔和的，是友善的，并没有一丝丝的恶意，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。坦坦荡荡，光明磊落，直抒胸臆，才能流出来美丽的诗。

我不知道他户外徒步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，也许是多年前他援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时吧！独自一个人在新疆，他利用业余和休假的时间用脚步丈量天山南北，为山河大地的美景所打动，从而直接导致一位边塞诗人的诞生。

喜欢户外的人，内心深处特别明亮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在一起徒步，行至艰难处，你帮我一下，我拉你一把，

都是那么让人感动。还有在休息的片刻闲暇，大家各自分享所带的水果和食物，尽管是那么简约，却足够温馨。西山经典的户外线路香山八大处拉练，在这条被简称为“香八拉”的长线拉练期间，我经常能够分享到王军优质的“军粮”，自私的我多以断食为由，什么也不带。

王军的诗作，充分展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，讴歌大自然，讴歌他所接触过的人们。他的诗朗朗上口，没有词藻堆砌，没有看不懂的意象，没有任何的矫揉和造作。他的长诗《西徒小唱》，有两百多行，我曾经用山东普通话朗读过，也别有一番韵味，也得到过王军的肯定。

徒步和写诗，是他的业余爱好。我只能说，王军太具有专业精神了，才能把徒步与写诗做到这么好。他徒步山路，虎虎生风，速度极快，一般小伙子都追不上，哪看得出他是五十多岁的人呢。他写的诗洋洋洒洒，激情四射，我们也只有读的份儿了。他的专业精神，来源于长期的检察官的职业历练，严谨细致，一丝不苟。作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，经过他手的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不计其数，在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领域颇有口碑。

王军的诗作毫无疑问凝结着他的沧桑阅历与人生探寻。我注意到，他近来创作的“云经”系列作品，明显透露出一丝丝的禅机。云，来源于大地，又回归大地，那么自由自在，来去无踪。这系列作品中的一篇《圣地仆民》，已经被一位藏族著名的作曲家谱曲，并被歌者亚东演唱。诗人或许是要借这个作品系列，来传达或者表明自己的心境吧。

一个徒步者，一名诗人，一位资深检察官。很难把这三种角色集成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这三者往往受到时空以及身份的限制无法圆融。但王军罕见地做到了，不，如果不是徒步赋予了更加热爱生活的底色，如果不是诗人的浪漫气质对于善恶的旗帜鲜明，那么就无法让他在传播和运送正义之中有如此的理性与激情。

王军在各种角色的不同转换中，不断拓展人生的厚度，并赋予检察官职业以浪漫的诗情画意，在作为他的万千粉丝之一的我看来，他无疑是一位行吟法律的浪漫骑士。

再回到开头我川藏线徒步之旅的感怀，我断定作为徒步者、诗人、资深检察官的王军，其内心是丰满而丰富的，他依从内心的召唤，正在谱写着人生一首又一首美丽的诗篇。

你真的要好好读一下这本诗集。

愿你与我一起向这位诗人致敬。

赵志刚

2013年10月于西藏林芝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

说实话，很多年前，当我第一次知道王军写诗时，惊得一塌糊涂——外表那么冷静，从事的工作又坚如磐石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有颗柔软的诗心？当时眼前立刻闪出一幅画面：坚硬的石头缝隙里，开出了一簇淡黄色的小花。

没想到，近年来，这个男人的诗心愈发荡漾，而且这簇诗意的“花”终是越开越盛，以至成就了一个绚烂的春天。这本《有念想的人》，就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对诗歌念念不忘之后的温柔回响。

生活不但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歌和远方。可是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忙于生活中的苟且，为争得蜗角虚名、蝇头微利被裹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，踉踉跄跄，首如飞蓬，心情和衣衫一样凌乱，以至忘了澄明的初心，忘了出发的方向，忘了大地上的事情。我们忙着取悦别人，取悦世俗，却不肯取悦自己，哪怕是腾出一个闲暇的下午，手执一杯清酒，与自己对坐，以万象为宾，坐看云起。

但诗人王军停下来了。他婉约多情，关心大地上的事

情，四季流转，斜阳芳草，尽入他的诗眼。比如雨后西山不知名的植物打动了他的心，于是，他“只想作为一棵自然的植物 / 接受雨水的冲洗 / 同时 / 回首一些过往的人和事 / 俯瞰一片片枯叶的掉落 / 和一部分水土的流失”。而冬天孤寂无言的落木，在他眼中宛如“年逾花甲的老人”，他希望“成为一棵苍老的落木 / 把智慧的身躯 / 随同那风残的岁月 / 深埋在洁净的雪下 / 待来年春天 / 化作嫩绿的新芽 / 重新妆点那必将到来的 / 我挚爱的春天”。就是墙外怒放的寻常牡丹，在他眼中亦是多情的，“蔑视周围所有的花草 / 还把一种暗香在墙根 / 四下传送 / 不时 / 招惹一些流浪的蜂蝶 / 把春风里的墙外弄得 / 是是非非 / 使得 / 墙头的花草俯身求欢 / 墙内也因此不得安宁”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但王军终是没有“妩媚”起来，近年来反而两鬓添了不少白发，估计是应了苏东坡的那句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。

曾经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见过王军多次。每次见面，他总是短发萧骚，笑容清淡，着装随意，经常穿着一件橙色的户外冲锋衣在静肃的机关大院飘过，让人感到他身处人群却又有着出离之心，与世俗生活有着明确的分野。于是，每次见他时，欧阳修那句“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”的诗词就在我脑中回旋，总觉得这个男人有着孤独的丰富，丰富的孤独。

事实上，王军的心中，确有一番自己的晴朗天地。近

年来，他喜欢上了户外运动和摄影，说起爬过的那些山，总是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，似乎在回忆自己的老友。兴致来时，还不忘吟诵几首自己做的“山诗”。在这本诗集中，也收录了几首。我最喜欢的是《夜坐玻璃台村》，“在空旷的山巅／闲碎的心情开始浪漫／和所有的星星对话／没有主题／没有章法／一个两个近的远的／静默中／感受天上无声的繁华”。康德说过，“世界上有两个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，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，另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”在这个人人埋头争名利的年代，王军却选择了仰望星空。在仰望星空的刹那，我想象他的内心一定甘美清凉，辽阔无比。此景此情，诗歌不在心里喧响才怪呢。

王军笔下这些与大地紧密联系的诗歌，总让我想起诗人海子的“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／我将告诉每一个人／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”。由此我想，大凡心存诗意的人，不管他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，总是能清楚地听到内心的呼唤，本能地与大地上的事情亲密连结。这种连结是生命本身的需要，正如美国作家梭罗所言，“我步入丛林／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／我希望活得深刻／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／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／以免当我生命终结／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”。

许多年前，有一次，工作上的事谈完了，王军眯缝着视力并不好的眼睛，打开电脑，和我分享自己拍摄的或在网上找到的风景图片。那一刻，我分明看到充沛的诗

意在他脸上流淌，整个人有着稳泛沧浪的空阔，似乎都要溢出斗室了。于是我在心里一声叹息：整个一感性十足的文青啊，何以成了理性的法律人呢？也许，正是因为法律职业无处不在的“界”，使他更倾慕“越界”的美丽，一旦有机会“出界”就流连忘返，把文字耍得活色生香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我们朝露般的一生，在上帝眼中“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”，在佛看来是“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”。大凡有点慧根的人，多少会从无常中悟到“空”。王军也不例外，他以洞察世事的慧眼，看到了喧哗与骚动背后永恒的宁静和空明。在《突然 我懂得了感恩》，他反省自己过往的人生，“一种没有听见过的声音 / 让我两耳失聪 / 一时辨不清方向 / 甚至 / 把我从简单的人生 / 引向复杂”，而今，在清静的夜里，他突然悟到，自己喜欢的人生是“不用思辨山和水 / 不用探究花叶和草木 / 可以在各种嘈杂的声音中 / 重辨方向 / 并再次的 / 慢慢的 / 从复杂回归到简单”。他甚至从日常事物中体会禅意。比如他注意到，下了一场大雨后，路边飘过的报纸“顷刻翻落 / 连同上面的人和事 / 重重摔到水泥地面”。也许在他看来，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报纸，呈现的是纷扰世事，看上去热闹非凡，但一旦零落成泥，万事皆空。世间万物，莫不因缘合和，缘起时起，缘尽还无。

虽然王军悟到了万物的空性，但他并不因此感到悲

哀，而是生出淡淡的喜悦。听着《心经》的咒语，“我的心静若止水／被一朵朵祥云浸透着／被一柱柱光焰滋养着／在莲花盛开的云空／我感受着生命的意义／仿佛触摸到我温馨的来世”。他的这份喜悦，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淡定，是“落叶空满山，何处寻行迹”的澄明。

两年来，因为身体欠佳，他主动选择淡出原来的工作，放弃别人所艳羡的位置，而专注于自己年轻时的喜好——填词写诗。这种“放下”让许多人感佩却不解。但我却觉得，以其浓郁的诗人性情而言，这是应然的选择，因为诗性要求诗人必须“表里俱澄澈”，而众人追逐的浮华官场对其而言，可能更像一个华丽的樊笼。

真的要恭喜他，从此不被名利缚，不被他情耽，心无挂碍，可以扣舷独啸，对酒当歌，陶然忘机。管它生事且弥漫，我自乐为持竿叟。

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，放眼望去，这世上幸福的人儿真没几个。但王军是幸福的，他驾驶着诗歌这辆“好车”，“奔驰在血脉里／吟咏在大四方”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伤，“处处是蓝色意境／处处是景秀华章”。就这点来说，他足以让许多人羡慕嫉妒恨了。

亚 麻

2013年9月于美国新泽西州锡考克斯镇